

# 跟随作家返故乡，寻找生命“原风景”

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(记者白瀛、翟翔)贾平凹的商州乡村、阿来的嘉绒藏区、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、毕飞宇的苏北水乡、刘震云的中原延津、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。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，跟随六位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“原风景”，也让观众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。

“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。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，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。”本片导演、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，“我期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，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，就是诗和远方。”

##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

写完《满月儿》的贾平凹陷入茫然，他发现了自己的“故乡”商洛，于是沿丹江，下丹凤，走商南，白天走村串寨，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，从此走出创作瓶颈。而他最近的长篇小说《山本》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。

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，阅读每一条河流、每一道山谷，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，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，但他没想到，小说《尘埃落定》竟妙手偶得。

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：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妆，晚霞照亮了河

水，也照亮了姑娘的脸，激发了他写《塔铺》。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。

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、石桥、高粱、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，又挖掘了茂腔、泥塑、扑灰年画、民间传说等人文元素，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，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。

“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，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，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，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，这地方是你的血地。”莫言说。

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指出，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，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，江南之于鲁迅，北京之于老舍，湘西之于沈从文，上海之于张爱玲，都有着独特意味。

“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，故乡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。”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，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，对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。

##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

2016年，因有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，被市场称为“刘震云年”。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，也被《文

学的故乡》收录。

事实上，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品，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。贾平凹的《高兴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毕飞宇的《青衣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、毕飞宇的《推拿》、刘震云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、莫言的《白狗秋千架》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，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被改编为话剧，莫言的《红高粱》更被改编为晋剧、评剧、豫剧、舞剧。

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，《文学的故乡》再次展现出文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：在大众文化的时代，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滋养，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，扩大其影响力。

而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本身，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。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，给了该片别样的创作视角。

“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化研究，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这样的作品，成了这样的风格。”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，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，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。

##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

对于回故乡的提议，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；而一回到故乡，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

真实地记录下来。

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，毕飞宇自称没有故乡，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。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，拼凑起记忆的碎片，突然拍了一下脑门，“啊”的一声转过头去，长长的静默后再转回头，擦了擦发红的眼圈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

因为过度砍伐，故乡曾经历原始森林消失、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，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，甚至“恨这个地方”，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，拉着母亲的手，他泣不成声。

“你经常地回去，它就不是乡愁。我家很美好，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，我不愿意。”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，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，这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。

“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、出走和回望中，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活的实体，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，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。”李敬泽说，“乡愁，是这个急剧变化、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，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。”

新华社北京电(记者史竞男)距离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8年，距离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10年……近日，莫言携新作《晚熟的人》重返读者视野。

这一诺奖之后的首部作品，自然备受关注。新作讲述了什么故事？如何看待获奖后难有新作？当下的文学环境是否发生了改变？围绕作品和创作背后的故事，莫言日前在京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
问：很多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都会陷入所谓的“诺奖魔咒”中，持续写作变得困难。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

答：所谓的“魔咒”，也许是个客观存在。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，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了，创作力也已减退，再加上获奖后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增多，以及成名之后的心理压力，这些都会影响创作，但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又写出了重要作品。

我能否超越自己，能否打破“诺奖魔咒”现在不好判断，但八年来我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坚持创作，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。我写过戏曲、诗歌、小说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你所做的事，都有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。其实花费在案头的准备工作，远比我写这一本新书要多。

问：这本新书和之前的作品相比，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《晚熟的人》共12个故事，其中有4个故事是今年春天在故乡写的。这些小说是我创作风格的延续，但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。如果说我过去的小说里有很多剑拔弩张的东西，现在更多的是心平气和。小说中的人物，既有我过去小说中人物的血缘承继，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

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写作，会给人一种仿佛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的感觉，这正是我追求的艺术效果。但实际上，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虚构的，即便有些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，那也是做了大量艺术加工的。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原理，但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，是使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根本推动力。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朦胧指向，更是得之于作家自身的敏感和预感。

小说中的“莫言”，实际上是我的分身，就像孙猴子拔下一根毫毛。他执行着我的指令，但它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，我在观察着、记录着这个“莫言”与人物交往的过程。

问：这本新书以短篇《晚熟的人》为名，“晚熟”有什么含义？

答：“晚熟”是我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一句戏谑之词，这里大概有两层意思：一是有的人心智开启较晚，或是没有表现才能的机会，而一旦机会来临，他的智力突然大增，才能也显示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器晚成”。另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有的人在前半生隐藏锋芒，借以保护自己，而到了后半生大放异彩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小说中的人物，应该属于第二类。

“晚熟”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过早成熟了、定型了、不变化了，我想他的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。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，希望不断超越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够晚熟，使艺术生命和创造力可以保持更长久一些。我想“晚熟”是褒义词，代表了求新求变的精神。

问：《晚熟的人》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以往的“高密东北乡”，故乡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如何看待这些“变化”？心中的故乡是否已渐行渐远？

答：最近几十年来，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，城市如此，农村更是如此。我过去小说中的“高密东北乡”，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踪影，但它并没有消逝，它存在于记忆中，存在于语言中，也存在于许多事物的内核里。旧的东西总会留下痕迹，新的事物里总是有旧事物的影响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问：面对受追捧的“流量”，文学会受到冲击吗？文学在当下具有怎样的价值？

答：“流量”是我少年时期就很熟悉的词语。那时候每到暑期，我家房后那条河的上游水库就会开闸泄洪，水利部门会向下游通报，将有多少“流量”通过。流量越大堤坝越危险，所以，我对“流量”这个词有恐怖感。互联网上的流量当然与河道中的流量不能画等号，但是是不是太大了也会造成某种危害？我不敢断言。但我猜想，就像洪水流量冲不走河中的礁石一样，网络上的流量也冲不走文学。因为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，是关于语言的艺术，只要人存在，语言存在，文学就存在。至于文学在流量时代的作用是一样的，文学不会依附流量而存在。

# 莫言：愿做一个「晚熟的人」，延续创作生命力



# “古墓派”还是“改良派”？汉服圈的“流派”与“江湖”

本报记者王俊禄

想瞬间穿越回古代，或许只能是南柯一梦；但是，你和古风汉韵之间，或许只有一件服装的距离。

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，汉服是其间影随形的文化“胎记”。当被复古风掠起裙摆，加上社交媒体的传扬，它又成了无数现代青年追捧的新时尚。

## 美到“离谱”的汉服：从“出圈”到“出海”

提花面料的对襟衫，袖口金丝勾勒出月季的纹样。浅色的裙面柔软素雅，绣上花卉和蝴蝶，远远望去，仿佛微风吹散红色花瓣，蝴蝶在春日的草丛中起舞。点缀的珍珠摇曳生姿，珠串碰撞，回响清灵。

什么叫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，什么是“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”？简单点，“好看！仙女下凡！”“人间绝美！爱了爱了！”

汉服，全称是“汉民族传统服饰”，是从黄帝即位到明末清初，在汉族主要居住区，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，自然演化形成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。汉服的服饰逻辑，即服饰的规律和规则，在周朝就确定了，而周以前的文化对该逻辑的确定有重要影响，周以后的汉服均以此为基础，在与外来文化的学习和交融中继续演变。

汉服圈的队伍在不断壮大，从B站上诸多汉服up主的强势“安利”，到近几年“中国华服日”的设立，汉服节、汉服秀等活动的举办，汉服正在不断“破圈而出”。

近日，天猫服饰等机构发布了《2020汉服消费趋势洞察报告》，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在淘宝平台上，汉服成交金额首次突破20亿元；在阿里平台下单购买过汉服的消费者人数逼近2000万大关，其中消费者以年轻女性为主。天猫女装汉服行业负责人萧枫预测，未来汉服的潜在消费者还将爆发式增长。

艾媒咨询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显示，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规模同比增长74.4%，连续四年保持70%以上的高增长。随着市场基础的扩大，2019年中国汉服产业市场销售额突破45亿元，同比增长318.5%。

汉服成为新国货，不仅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，这股风潮也正在海外兴起。5至7月，天猫海外平台上，汉服“出海”销量同比增长超20%。

## 古墓、改良or仙女？圈内派系与汉服“形制”

汉服在中国的普及仍有局限。有一天，汉服爱好者“牛牛”穿着齐胸襦裙走在街上，身边有

许多人问道：“真好看，这是和服吗？”这让她们很失落，“但凡圈内少点钻牛角尖，多点团结一致，都不会将汉服的认知度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。”

汉服圈的“江湖”，流传着三大派系：

遵循古制的称作“古墓派”，衣服的形制、面料，乃至配饰、鞋履等严格依照文物或者史书；“改良派”主张顺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，对传统汉服进行改造；“古墓仙女派”则折衷一些，认为可以部分采用雪纺、蕾丝等新面料。

派系之间各执一词，互有褒贬，倒也十分热闹。

当“路人”们纷纷惊叹汉服“美爆了”时，知乎社区、百度贴吧、微博上有关“形制正确”的讨论不绝于耳，总能掀起阵阵波澜。

所谓“形制”，在汉服圈内多指一件服饰的形貌和制式。比如，明制直领大襟长衫，“形貌”是由直领、大襟、长衫组合而成的轮廓结构，“制式”是明代风格，综合而成这件服装的“形制”。

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服饰特征，因此，汉服分有周制、秦汉制、晋制、隋制、唐制、宋制和明制。正因为汉服有如此多样的形制，汉服圈会呈现出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状态。

类似于人们今天所说的“款式”，但又不完全是，因为“形制”一词还含有典章制度的意思。比如，冕服为帝王最隆重的礼服，朝服为君臣百官礼仪场合之服，普通人劳作时一般穿着短衣长裤。

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，“飘逸”“雅致”“英姿飒爽”等视觉体验是最重要的，并非十分在意是否系出名门。

同在知乎发表评论的网友“孤鸿”认为，与其说严谨考据“形制”，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“正统”，有个标准的答案直接抄就行，所以用“形制”来死抠细节，然后“党同伐异”，这不是真正地理解了民族服饰。

在南京大学读本科的张雨晗从2013年开始

就“入坑”汉服了。她说：“如果不坚持一些东西，那还能叫汉服吗？”同时她也认为，在形制正确的情况下，汉服也可以很时尚。类比和服的发展现状，我们的传统服饰可以搭配各种各样新颖的花纹、配饰、发型等。

## 学术、市场、文化，一场各取所需的“自由盛宴”

“这么近距离‘接触’这几件文物，这辈子应该就这一次了。”当汉客丝路的负责人徐辉走出国丝馆的文物修复室时，他感慨道。

国丝馆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汉服节，

“文物鉴赏”是其中一个备受欢迎的固定项目。当穿越千年的文物展现在大家面前时，除了欣喜和感动，汉服商家、爱好者们可以从中学到启发，拓宽品牌创作的思路。

但是，文物出土的数量是有限的，新出土文物展出的频率也远远比不上汉服市场扩张的步伐。

根据微信公众号“汉服资讯”的《2019汉服商家调查报告》显示，过去6年是汉服新商家的一个高速增长期，每年都有一百多家新的汉服店开业。

面对愈发庞大的市场，汉服圈也愈加热闹。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汉服，成为圈内绕不开的话题。

“其实我们还处在学习汉服的早期状态，就像学写作要先从摘抄、背诵开始一样，照搬文物是一个必经阶段。”常舒梦说，“当人们越来越了解汉服文化之后，就不需要照搬了。”

“学术是严谨的，市场是自由的。”重回汉唐杭州店的负责人杨斌说道。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服爱好者，她中学开始阅读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大学时参加了汉服社团，毕业以后又“追星成功”，入职了一直喜欢的汉服品牌。“怎么选择是消费者的事，汉服商家能做的是遵从良心，把汉服文化推广开来。”

“我们汉服商家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产业，应该看得远一点。”因为模仿唐朝仕女吃汤圆而走红的“汤圆姐姐”敖珞珈在国丝馆“国丝雅集众望同归”的活动上说道，“如果只停留在服装、妆面上，会有更成熟的团队、产业链代替我们。中华文化那么美丽多元、开放包容，我们的行业生命力在于对文化真正的喜爱。”

且不说汉服该走向怎样的未来，看看前不久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的汉服秀吧，美女俊男，裙裾飞扬，舞姿翩跹，尽态极妍。观看直播的网友不断打出“哇哦！”的惊叹，各路评论热火朝天。

汉服本身就如同一场五彩缤纷的盛宴，“穿它！难道不香吗？”

